

有人把人生的体验与人的味觉联系起来,说可分甜酸辣苦四境界。第一阶段是爱吃甜,婴儿刚刚降生,见了甜水就爱喝;第二阶段是吃酸,十七八岁的女孩往往都爱吃话梅,一般人家都是用醋作调料;第三阶段是吃辣,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红辣椒和绿辣椒,是很受欢迎的,家家都不拒绝它们进门,只是因家制宜,根据口味来选择辣味不同的品种。至于苦的境界似乎有些“小众化”,很多人畏苦怕苦。这或许是人们尝够了生存的困苦和艰辛,不想自找苦吃了。

这种说法显然有它的局限,因为忽略了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,比如云贵川湘鄂地区人好辣喜麻是多年的习性,我们就不能说他们的人生境界就比其他高,而上海周围的人喜好酸甜,不能认为这些酸甜族的境界就低。四境界的分法只是一种比喻,旨在说明人生便是各种滋味的混合物。

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甜食,长大以后发现,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甜食,现在发现,很多地方的名优特产食品,无论是什酥什么糕什么糖,都是由糖和油这两大成分搅拌而成,号称辣不怕的西南地区如此,以口重出名的山东、东北亦如此,中原如此,西北也是如此。地方特产的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保存了人的童年记忆、童年口味。当然也是贫穷的记忆,贫穷岁月的味觉。

小时候曾听说过这么一

在我上小学之前家里就从道里安和街搬到东风街21号,大院里面有一个小二层楼和一趟平房,平房住三家,我家在最里面,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。

大院共十几户人家,大人们差不多都在一个单位上班,所以,院里的人自然比别处的相熟、亲近些。

大院有个门洞,一对漆黑的铁大门把守着,关上门,院里就是个小集体,小单位,一家人。七十年代,各个院里兴起名,有叫“红旗大院”的,有叫“红卫大院”的……我们院的大人们一合计,咱们住东风街,索性就叫“东风大院”吧。

东风大院里春夏秋冬都有故事,而最热闹的当属过年了。

过年的气氛从小年开始逐渐进入高潮。阴历二十三,各家忙着洗衣服、打扫卫生,天棚和房子四角的蜘蛛网都清理干净,地板用蜡打得锃亮,贴窗花、做灯笼,换上新的窗帘、门帘、年画。我妈手巧,年年窗帘门帘上绣各种各样的花草、动物、风景画,过年时到我家串门的人们总要羡慕地夸上几句。

收拾完卫生就开始准备年货了。

蒸包子、蒸馒头、包饺子、杀鸡、煮肉……热腾腾的蒸汽像白雾一般从门缝里窜出来,

味道(外一篇)

·王千·

个民间故事,乾隆皇帝下江南时,在极其饥饿的旅途中,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“翡翠白玉”的菜让他填饥,他觉得味道鲜美异常。回到宫中以后,老是让御厨做这道“翡翠白玉”,御厨费尽心机,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,侍侍臣千方百计找到那位村夫才发现,“翡翠白玉”乃江南人家日常所做的菠菜豆腐汤,乾隆将信将疑,感叹:“怎么宫中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!”

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,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、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,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、原料的不地道,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,我们现在是“官中”,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。我们的口味变了,菠菜豆腐便不再是“翡翠白玉”了。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,我们的下一代,在甜水中泡大,他们还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?

苦味

小时候常听的一句话,至今不忘:旧社会比黄连还苦,新社会比蜂蜜还甜。这是“文革”忆苦思甜时最流行的词,妇孺皆知,比今天那些最流行的广告词还要流行。现在看来,这句话挺有意思,它朴素的话语里面折射了很多时代内容。今

天的小学生听了这比喻一定会不以为然:蜂蜜并不是最甜的,比蜂蜜甜的还有蜂王浆、蜂皇精,而且,甜食对健康也不利。可见时代的前进伴随着那些可爱的流行语的消失。

黄连到底有多苦,我始终没尝过,对它的敬畏之心,至今犹存。可对苦的恐惧却消失了,甚至爱吃带苦味的食品,爱喝苦味酸酸的饮料。这对我少年养成的偏爱甜食的胃口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悖逆。

第一次品出苦的味道来是在十多年前,当时在北京开会,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,这位朋友以新潮著称,他拿出当时很少见的雀巢咖啡招待我们,并要让我们喝正宗的雀巢风味,在咖啡中没有加任何东

西。同去的连连称赞这听从外国带回的咖啡味道地道。我从未喝过这么苦的液体,尝了一口,发现这“清咖”的味道比中药还可怕。为怕别人瞧不起我这个外省人没见过世面,我也跟在后面人云亦云地叫好,并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,像喝中药似的勇敢,也像喝啤酒似的豪放。现在想来真脸红,当时在座的人并没有发出笑声,我从内心里感激他们。

由于这次出了洋相,我回家后就努力要尝出清咖啡的味道,专门买了雀巢,不像过去那样加糖加奶加伴侣,而是要喝出苦的真谛来。或许是久炼成钢的缘故吧,我慢慢习惯了清咖的怪味,品出了那浓烈的香味,喜欢在写作时喝它,既清心又提神,成为我写作时不可缺少的“伴侣”。只是后来我因长期写作患有神经衰弱,晚上不轻易饮用。

或许是有咖啡的苦垫底,我第一次吃苦瓜时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,更没有龇牙咧嘴叫苦不迭。我暗暗喜欢这种江浙沪地区少见的蔬菜,出差到外地地下餐馆,有苦瓜必点。这几年南京的菜场也有苦瓜卖了,只要见到,必买。而且苦瓜的做法也多种多样,清炒、炖汤、凉拌,可做主菜,也可配菜。其中有一两样做法居然让四川的厨师也感到惊讶。清香的苦瓜,在炎热的夏季真是一道绝妙的好菜。

还有一种茶也是苦的,它叫苦丁。苦丁是贵州高原上的一种野生植物,用它制作的茶汤色橙黄,苦而不涩,解暑去腻,我很爱喝,第一次在贵州喝过以后,就买了一大盒回南京,慢慢地喝。(摘自《人间食草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)



晚秋(油画) 三色堇作
(选自《特区文学》
2022年第12期)

拂去风尘

·翠薇·

从年初到年尾,长短短的时光
有过伸展有过折叠
有过大步流星,有过谨小慎微
有过拾阶而上,也有不知不觉的滑行

有哪些是漫不经心、毫无征兆
又有哪些是一丝不苟、刻骨铭心
还有哪些不该忽视却被轻易错过

花朵的芽苞从酝酿、绽放
到子实累累
蝴蝶于黑暗中破了蛹
在高高低低的枝上

完成一生的惊艳
起心动念便有了因缘
结出形状不同的果子

雪花翩翩而来
从天宇到低处其实是又一轮清空
人间周而复始
大地再次埋下种芽

从年初到年尾,我低头删繁就简
一遍遍,拂去笔画里的风尘
(选自2022年12月28日《中国文化报》)

东风大院的“年”

·于秋月·

汇集在院里。各家门前的拌棚上面也摆满了一盖帘一盖帘的面食。冰天雪地的,很快就冻住了,装在面袋放在棚子里,棚子里还有冻梨、冻柿子、冻苹果等等,想吃的时候顺手拿出来就是了,过年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地休息,放松地玩耍了。

除夕这天,大人们早早起来把院里打扫干净,然后带上各家齐钱买的两瓶白酒去看锅炉师傅,一年了,感谢师傅们的辛苦,另一个暗喻大过年的,请给好好烧烧。拿到酒的师傅们笑逐颜开,烧起锅炉来浑身是劲,那几天热得屋里只能穿衬衣。

孩子们则赶紧拿出来面盆,到棚子里取出来冻水果缓上。

到了下午,各家各户开始准备年夜饭了,平时舍不得吃的肉和豆油都端到厨房备着,煮、炸、溜、炖、炒,敞开的门飘香四溢。我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从五七干校学会炸黄豆,炸出来的黄豆撒上点儿盐,又香又脆,回味无穷。他做的第一道菜往往是这个,他要大量地做,然后让我各家都送一盘子尝尝,我回来也不空手,盘子里总要带回来邻居家做好的东西。

年夜饭少不了炖鸡、炖肘子、溜肉段、拌凉菜、花生米、炒鸡蛋和香肠等熟食,端上农村老家送过来的粘豆包,再启开白酒、啤酒或者色酒,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开始“造”了。

那年月没有电视,吃完饭大约也就是晚上八九点钟,大人们收拾残余,孩子们急忙穿上新棉袄,拿起自家做的灯笼,揣上小鞭,招呼小伙伴们一同到院里玩耍。鞭炮不多,也舍不得买,更不用说礼花了。跟随大人到街上放“二踢脚”就是最响亮的炮了,“砰—砰”,二踢脚窜向天空,第二声在空中炸开,人们都仰着头看着,蹦开的红纸像天女散花一样洒了下来,落在地上、落在身上,人们把一年的期望都在这爆竹声中放飞。

邻居晋叔家有亲戚在北京,年年给捎过来礼花,全大院的人不管多忙,午夜前都来到院子里,看晋叔一家放礼花,我一生第一次看到五彩缤纷的礼花就是晋叔家里的,有拎在手里带捻的小礼花,有点燃了带着火花到处乱窜吓得我们躲跑的爆竹,有在空中打着旋的礼花……礼花映照着一双好奇的眼睛,映照满星星,映照各家各户的门窗。晋叔家的

礼花曾经给我们大院带来很多快乐。看完礼花就午夜了,回家给老人拜年,欢欢喜喜接过来“压岁钱”,大人们在自家门前再放上一串串爆竹,寓意辞旧迎新,再煮点儿饺子吃,才可以睡觉。第二天,孩子们早早就被家长轰起来,吃口饭就到各家拜年。

过年最常做的事是揣着米或者沙子做的小口袋,或者带着收藏的糖纸到小伙伴家串门,进屋先拿出糖纸,互相炫耀一下,在交换些各自没有的,然后就坐在地上玩嘎拉哈。

我还经常去邻居崔姥姥家,崔姥姥断文识字,常在炕上带着老花镜看古书,我去了也上炕,和她对着坐,听她讲书里面的故事,崔姥姥对我后来爱好文学起到了启蒙的作用。

若是院里晋辉她小姨从道外来串门,我们会放下一切,等着小姨吃完饭就一窝蜂地钻到她家,小姨是故事大王,她常带来拆针织品的外活,我们就坐在板凳上,一边帮小姨干活,一边听她讲故事,“一只绣花鞋”“无头女尸”……小姨的“鬼”故事源源不断。

过年也有沮丧的时候。

有一年,我叔给我家送了个猪头,父亲用了半天的时候燎去细毛,然后放到棚子里准备二月二吃,结果三十晚上被

偷走了,同时被偷的还有奶奶挂在院里的,农村老太太样式的藏青色新衣裤。紧挨我家的崔叔家连续两天发现棚子上的木条也少了。大院里开了紧急会议,决定成立保卫组,晚上各家大人轮流值夜,守株待兔,白天由院里的红卫兵和红小兵们到大铁门那儿站岗放哨。男孩子找出木枪,我爸给我做了红缨枪。院里大哥哥和大姐姐们给我们分成小组,轮流值夜班。

那段时间院里气氛非常紧张,每天由指定的红小兵到各家通知进院的“口令”,大铁门和上面的小铁门都紧紧地插上,我们各执武器守着进出的小门,口令不对不让进。

这场闹剧直到三月一日学校开学,大铁门也就没有坚守了。

再听爆竹声,就是又一年了。

三四十年过去了,东风大院原址早就盖上了大楼。东风大院的人有的已经作古,有的远在他国,有的即便在一个城市联系的也少了,但每每想到“东风大院”,想到那些人和事,嘴角就不由自主地挂上微笑,东风大院的“年”和东风大院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,越来越远。(摘自《城里的人们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)